

馬元臺
張隱庵

合註素問靈樞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林宗海

黃帝內經靈樞目錄

第一卷 九鍼十二原第一

本輸第二

小鍼解第三

邪氣藏府病形第四

根結第五

壽夭剛柔第六

官鍼第七

第二卷 本神第八

終始第九

經脈第十

第三卷 經別第十一

經水第十二

經筋第十三

骨度第十四

五十營第十五

營氣第十六

脈度第十七

營衛生會第十八

四時氣第十九

五邪第二十

寒熱病第二十一

第四卷 癲狂病第二十二

熱病第二十三

厥病第二十四

病本第二十五

雜病第二十六

周痺第二十七

口問第二十八

第五卷 師傳第二十九

決氣第三十

腸胃第三十一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海論第三十三

五亂第三十四

脹論第三十五

五癰津液別第三十六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血絡第三十九

陰陽清濁第四十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病傳第四十二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

外揣第四十五

五變第四十六

第六卷

本藏第四十七

禁服第四十八

五色第四十九

論勇第五十

背輸第五十一

衛氣第五十二

論痛第五十三

天年第五十四

逆順第五十五

五味第五十六

水脹第五十七

賊風第五十八

第七卷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玉版第六十

五禁第六十一

動輸第六十二

五味第六十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第八卷 行鍼第六十七

上膈第六十八

憂患無言第六十九

寒熱第七十

邪客第七十一

通天第七十二

官能第七十三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刺節真邪第七十五

第九卷 衛氣行第七十六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九鍼論第七十八

歲時論第七十九

大惑論第八十

癰疽第八十一

補遺 即素問缺此二論故補

補刺法論第八十二

補本病論篇第八十三

第十卷 補遺

靈樞經合纂卷之八

錢塘張隱庵

兩先生合註

會稽馬元臺

同學高士恭錄
門人黃紹熙校正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于夫子。而行之于百姓。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鍼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

張此承前章論刺陰陽之人。而行鍼之不同也。夫五音之人。多陰。左右太少之人。多陽。百姓者。天下之大。蓋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乎五。而人亦應之。百姓之氣血。各不同形者。謂形中之血氣。有盛有少也。六者。謂重陽之人。陽中有陰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多陰之人。陰中有陽之人。及粗工之所敗也。○倪仲玉曰。此篇論刺形。故提二形字。未結一形字。

註此帝以受鍼之人有六者之異而問之也。

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言語善疾。舉足善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

張此言重陽之人。神氣之易行也。夫五藏內合五行。外合五音。三陰之所主也。心肺居上為陽。肝腎脾居下為陰。陰中有陽也。重陽之人者。手足左右太少之三陽。及心肺之藏氣有餘者也。熇熇高高。乃三手陽之在上也。言語善疾。陰中之陽在中也。舉足善高。足三陽之在下也。心藏神。肺主氣。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也。

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離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

張心為陽中之太陽。肝為陰中之少陽。心主喜。肝主怒。心藏神。肝藏魂。魂隨神以往來者也。動神而氣先行者。神魂之相離也。重陽而頗有陰者。陰陽之相合也。陰陽之離合難。故神與魂合。則其神不能先行。

言語五藏之所發也

矣。上文曰：氣先行，此則曰：神不能先行。蓋氣行則神行，神行則氣行。神氣之相隨也。夫行鍼者，貴在得神。取氣然而神有易動，氣有易往，是以數刺而病益甚者，反傷其神氣也。○仇汝霖曰：喜為心志，怒為肝志。數怒者，易解言其入易怒而解者，重陽之人，頗有陰也。蓋多陰者，多怒，此陽中之陰，故易怒而解也。

註此承上文而言神動而氣先，鍼以行者，必其為重陽之人也。夫重陽之人，神易動而氣易往者，何哉？正以陽氣而有上炎之勢，高高而有卑屈之心，以言語則善急，以舉足則甚高，其心肺在上，之藏氣更為有餘，而陽氣者，衛氣也，滑盛而揚，故用鍼之際，其神易動而氣先鍼而行也。然有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陽中頗有陰也。凡多陽之人，必多喜，多陰之人，必多怒。惟此重陽之人，而怒亦數有，但比重陰之人，則易解耳。故曰：頗有陰也。蓋以陽中有陰，則陽為陰滯，初雖鍼入而與陽合，又因陰滯而復相離，其神氣不能易動而先鍼以行也。以此。

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

張徐振公曰：此言陰陽和平之人，血氣淖潤滑利，故氣出疾而與鍼相逢也。○倪仲玉曰：謂陰陽之氣皆應于鍼。

註此承上文而言受鍼之氣有與鍼相逢者，以其氣之出速而相逢也。正以此人者，陰陽各經相為調和，而血氣淖潤滑利故耳。

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獨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沉而陽氣浮，沉者內藏，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

張徐振公曰：此言多陰之人，鍼已出而陰氣獨行也。其陰氣多而陽氣少者，陰氣沉而陽氣浮，陰陽之相離也。故鍼已出，則微陽之氣隨鍼外泄，陰氣外行于內，此陰陽不和，不能交相廝守，而微陽之易脫也。

註此言有鍼已出而氣獨行者，正以陰氣多而內藏，故鍼雖出而氣乃隨後以獨行也。陰氣者，營氣也，陽氣者，衛氣也，下文同。

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

張徐振公曰：此言陰中有陽之人，數刺而始知也。陰中有陽者，多陰而少陽，其氣沉而難于往來，故數刺乃知。此陰陽廝守于內也。二節言多陰少陽之人，有陰陽之相離者，有相守者，陰陽離合之道，行鍼者不可不知。○仇汝霖曰：多陰少陽，故陰陽不相合，陰中有陽，故陰陽相和，蓋陽生于陰也。

註此言人有數刺而始知者，以其陰氣多而沉也。蓋比上節之沉，則又沉之甚矣。

註此言人有數刺而始知者，以其陰氣多而沉也。蓋比上節之沉，則又沉之甚矣。

註此言人有數刺而始知者，以其陰氣多而沉也。蓋比上節之沉，則又沉之甚矣。

遂音旋
昨音粹
管後世
作院癰
癰同

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沉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張 徐振公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神氣之易散也。多陰之人，氣隨鍼出，微陽之易脫也。陰陽有離有合，氣之有浮有沉，粗工不知浮沉離合之道而失之，以致數刺而病益甚也。夫五音之形，陰氣多而陽氣少，左右太少之形，陽氣多而陰氣少，故善用鍼者，調其陰陽而使形氣之無過焉。○仇汝霖曰：神氣者，五藏之神氣也。重陽之人，使神氣外馳，則愈亡其陰矣。多陰少陽之人，使陽氣隨鍼而出，則愈亡其陽矣。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也。

註 此言有鍼入而氣逆者，乃醫工之失，其鍼法也。凡鍼入而氣逆，與數刺而病益甚，非陰陽之氣有浮沉之勢也。特以營氣主沉，衛氣主浮，故刺衛當淺，刺營當深。今鍼入而氣逆者，將以宜淺而反深之，宜深而反淺之，所以鍼入而氣逆也。故凡用鍼者，皆當視其形氣而弗使過焉可也。

上篇第六十八

首句有氣為上篇故名篇

黃帝曰：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為下膈，下膈者，食時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于腸中，流于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于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即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膚，**據後論疾診尺** 篇第三節可也。

張 此言汁沫積于腸胃而成癰，膈者，內之膈肉，前連于胸之膈，後連于脊之十一椎旁，連于腸膈上為膈，中名曰氣海，上焦宗氣之所居，上焦開發宣五穀味，所以重膈充身澤毛。膈下胃府之所居，名水穀之海，受中焦之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隨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若因于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病在膈上者，食飲入而還出，因于膈下者，食入時時乃還，時時周時也。夫胃者，水穀血氣之海也，汁沫者，胃府所生之津液，滲出于腸胃之外，募原間之孫絡絡脈，化赤為血，注于胃之大絡，從臍府之經隧，外出于皮膚，如因子外邪以致津沫滲留于腸外，不得散則日以成積矣。如因子內傷，汁沫留于腸

寒汁不
得氣則
散不能行

二內字
納同母
無同伍
互同僞
港同

內漸積而成癰此皆因于中上二焦之氣有傷不能宣化輸布故帝曰氣為上膈蟲為下膈上膈者上焦之氣也下膈者中焦之氣也蓋蟲為陰類遇陽熱則消中焦之氣虛寒則陰類生聚而上食矣寒汁留于腸中則腸胃充郭而衛氣不能營于外則留積而成癰矣其癰在脘內者即痛而深其癰在外者則隱見于外而痛浮在癰上之腹皮則熱○徐振公曰此篇亦承前數章而言謂形中之肌肉血氣藉胃府水穀之所生養若食飲入而還出或暮食朝吐朝食暮吐則形氣消矣此皆因于喜怒不節若傷于五藏之形則成五藏之積傷于腸胃則成腸胃之癰本經曰五藏不和則入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而為癰此言腸證有上下之分而尤詳下膈之義也膈者膈膜也前鳩尾後齊十一推所以遮隔濁氣不使上時始復外出但帝明于上膈而昧于下膈但言下膈之始由于喜怒食飲寒暖不能善調以致寒汁流于腸中則蟲因寒而聚于下膈▲膈下二寸為下膈▼惟其聚于下膈故在之上胃在下之腸皆已充郭衛氣不得上營邪氣同居于腸胃之中及其人食則蟲上食而下膈始虛隨致邪氣入于下膈而積聚已留矣由是壅成而下脫約也其壅在下膈之內者即而按之其痛深其壅在下膈之外者即而按之其痛乃浮壅上之皮亦熱此下膈之病所以食飲時時而還出也▲按百病惟膈為難愈後世之治膈者並不能分上膈下膈有氣與蟲之異乃遵仲景東垣升陷書以關格為膈證按本經終始經脈禁服篇明是脈體非格證也豈不誤哉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其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母過三行察其沉浮以為淺深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為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為下矣

張視氣所行者視衛氣之行于手足陽明而取之也母過三行者先淺刺之以逐陽邪而來血氣復深刺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還而復深刺之以下穀氣穀氣者水穀所生之穀氣也若過取之則穀氣出故曰母過三行察其浮沉者察癰之生于脘內脫外而為淺深之刺也已刺必熨者溫散其寒汁沫也伍以參禁者參伍而禁忌之以除其內積也上古天真論曰恬憺虛無真氣從之故宜恬憺無為乃能行氣鹹苦化穀者以鹹苦之物同穀食之蓋鹹能堅苦能泄下穀則養其正氣者也○徐振公曰此因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之所致故曰伍以參禁謂禁其飲食之所當忌者恬憺無為是和其喜怒適其寒溫矣○倪仲玉曰當忌者忌不當忌者不忌故曰參伍

此言刺下脫之癰者必有其法也輕按其癰視其氣之所行先淺刺其癰之旁稍內其鍼而益深之又旋而刺之至于其三則不必復刺矣察其癰之浮者淺刺之癰之深者深刺之及已刺之後必以大熨

之使熱入于其中日使內之必熱則邪氣漸衰大癰乃潰又互參禁守之法除其入內之事專一恬憺無為乃能行氣然後用苦寒等味以化其穀底食飲從茲下矣

憂患無言第六十九

張人有憂與怒以致無言蓋有其由故名篇

黃帝問于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患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

張音聲者五音之聲喉嚨而有高下者也語言者分別清濁字面發言而有語句也在肺主聲心主言肝主語然由足少陰腎氣之所發又曰五者音也音主長夏是音聲之道本于五藏之氣全備而後能音聲響喉語句清明故善治者審其有音聲而言語不清者當責之心肝能言語而無音聲者當責之脾肺不能言語而無音聲者此腎氣之逆也夫憂則傷肺肺傷則無聲矣志怒傷肝肝傷則言語不清矣○徐振公曰土數五而主宮音宮乃君主之音五音之主也○仇汝霖曰此篇亦承前數章而言蓋憂恐忿怒傷五藏之形則病五藏而成積如傷五藏之氣則無音聲矣○倪仲玉曰憂恐忿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是因氣而病五藏之形或傷五藏之氣

少師答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唇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頑頰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頑頰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門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致其開闔不致故無音

張胃之上脘為咽喉主進水穀在喉嚨之後肺之上管為喉嚨主氣之呼吸出入在咽喉之前會厭者在喉嚨之上乃咽喉交會之處凡人飲食則會厭掩其喉嚨而後可入于咽此喉嚨之上管故為音聲之

戶謂聲氣之從此而外出也脾開竅於口唇口開闔而後語句清明故為音聲之扇心開竅于舌足少陰之脈上挾舌本舌動而後能發言故為音聲之機懸雍者喉間之上聘有如懸雍之下垂者聲從此而出故為音聲之關肝脈循喉嚨入頑頰頑頰者腭之上竅口鼻之氣及涕唾從此相通故為分氣之所泄謂為神氣之所使主發舌者也蓋言橫骨在舌本內心藏神而開竅于舌骨節之交神氣之所游行出入故開分氣失也蓋以申明頑頰乃腭之上竅口鼻之氣及涕唾之從此而相通者也會厭者為開闔主聲

氣之出入是以薄小則發聲疾厚大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重言者口吃而期期也寒氣者足少陰寒水之氣也蓋少陰之脈上繫于舌絡于橫骨終于會厭其正氣上行而後音聲乃發如寒氣客于喉則厭不能發謂不能開也發不能下謂不能闔也是以至其開闔不致而無音聲矣

此詳言人之憂志而無言者以寒氣之客于會厭也人有二喉其一曰咽喉乃水穀之道也生于後其管通于六腑其一曰喉嚨氣之所以上下者也生于前其管通于五臟會厭者凡人用飲食必由會厭以掩喉嚨而後飲食可過耳故喉嚨既為氣之上下則會厭為音聲之戶唇為音聲之扇舌為音聲之機猶擊之有機懸雍為音聲之關頤頤為分氣之所泄橫骨為神氣之所使舌之所發故人有鼻洞涕出不收者必其頤頤不開分氣相失從鼻而誤出故耳然人之言語所發寔以會厭為主厭小而薄則發氣速以其開闔利而出氣易也若厭大而厚則發氣遲以其開闔難而出氣遲所以言語最重也今人卒然無音者由夫寒氣客于會厭則厭不能發縱發亦不能下其開闔頗難所以至于無音也

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于舌絡于橫骨終于會厭兩瀉其血脈濁氣乃辟會厭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哭其厭乃發也

張足少陰主先天之生氣留于膻中上出于肺以司呼吸者後天水穀所生之宗氣也是以呼出心與肺者寒水之濁氣辟除也兩瀉其血脈者謂脈道有兩岐一通于舌本一通精液于廉泉玉英蓋足少陰主藏先天之精氣而上通于空竅者也

此言即人之無音者而有刺之之法也足少陰腎經所行之脈上繫于舌復絡于橫骨以終于會厭必兩次瀉其血脈則濁氣乃辟除矣然欲瀉其血脈者正以此會厭之脈上絡于任脈天哭之穴取此穴以刺之其厭乃可發也天哭在頸結喉下四寸宛宛中鍼五分留三呼灸三壯

寒熱第七十

凡有瘰癧者其病必發寒熱故名篇

黃帝問于岐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于脈而不去者也

張此承上章之義而論足少陰之水火焉。寒熱者先天水火之氣。水火者精氣也。以上數章論後天所成之身形及水穀所生之血氣。有盛有虛。為癰為積。上章論少陰所生之氣。上出于會厭而發于舌。聲所藏之精。上通于任脈。以濡空竅。然有正氣則有邪淫。如寒熱之毒氣。下藏于臍。上通于頸液之間。即留於脈而不去。則為癰瘻者。此腎藏先天之毒也。天開於子。天一生水。其毒在外。故名曰鼠。夫頸液之脈。少

陽之脈也。少陽乃初陽之氣。生于先天之水中。少陽與腎藏精氣相通。故本經曰少陽屬腎。愚按本經凡論刺論疾。其中暗合天地陰陽之道。及血氣之生始出入。蓋欲使學者知邪病之所由生。則正氣之所出入。若能觸類旁通。斯得聖人之微義。

王此言鼠瘻之所以發為寒熱者。以其毒氣之留于脈也。癰瘻者。瘡名。一名鼠瘻。瘡生于頸腋兩脈間。乃陽明少陽兩經之所屬也。正以鼠瘻有寒熱之毒氣。留于其脈而不去耳。俗云鼠用飲食流涎于其

中人誤用之。所以毒氣感而生癰瘻。今鼠之頸腋多塊。其狀猶癰瘻然。後世有用貓製藥方者。亦所以勝其毒耳。大義又見後論疾診尺篇。

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于藏。其脈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于脈中。而未內着於肌肉。而外

為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

往。徐來。以去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王**素問骨空論。亦有刺寒熱法。亦

張此言陰藏之毒氣。傳于府陽。而外出于末者。可刺而易已也。夫藏為本。脈為末。其毒在藏。而上出于頸

陽明也。故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之毒。審按其所出之道路。以予奪之。徐往徐來。以引去

之。其小如麥者。毒之輕微也。可一刺。知三刺而已。此章與素問集註第六十篇之骨空論合。參其大義。曉

然矣。○徐振公曰。手厥陰少陽皆與腎合。藏陰之毒。出于府陽。故為易治。若出于厥陰之藏。故為不治之死證矣。

王此論刺癰瘻之有法也。鼠瘻之本。皆在五藏。其末上出于頸腋。浮于脈中。內未着于肌膚。外尚未成膿

血者。斯易去也。去之之法。亦惟從其何藏之本。以引其在外之末。可使漸衰。而絕其寒熱。審按其脈道

以取穴。而與之鍼。徐往徐來。以去其病。**刺法**內有

如小麥粒者。一刺。則知其病之將去。三刺。則病自已矣。

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二脈半一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王**此節大義與本經

見二脈一歲死。見三脈半一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王**論疾診尺篇相同。

厥後人以包絡
非命門
皆不知
形氣之
故
天地有
正氣亦
有淫氣
骨空論
有救治
之法

衛氣先
行于四
木者先
行皮膚
先充絡
脈循經
而行以

註張夫腎藏天一之水地二之火此先天始分之兩儀也少陽厥陰之氣皆出于腎厥陰之氣上舍于心下

焦之部署而為有形之一府與心主包絡之相合也是厥陰少陰之形藏在于心下中焦之部分而二氣

皆本於腎藏之所生瞳子者水藏之骨睛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者水藏之毒氣上交于包絡之火藏

火藏之毒氣復下交于水藏之骨睛此為陰陽交者死不治蓋毒氣在于陰陽之藏內往來不能出于末

而從脈潰故為不治之惡疾也夫天二合而為三一脈一歲死者水藏之毒甚也二脈二歲死者木

藏之毒傳之于火藏也三脈三歲死者毒氣分于二藏之間也夫人秉先天之火毒也蓋火有毒而水亦有毒但火多而水毒少也

一脈半者一二之間也二脈半者二三之間也夫天秉先天之火毒也蓋火有毒而水亦有毒但火多而水毒少也

是以痘毒發源在腎先天之火毒也瘰癧者先天之火毒也蓋火有毒而水亦有毒但火多而水毒少也

○仇汝霖曰心包絡為陽藏陰傳于陽而不復下交于陰者尤為可治故復曰赤脈不下貫瞳子者可治

也聖人救民之心甚切醫者可輕忽而待其死耶

註馬此言決瘰癧之生死有法也赤脈從上而下貫瞳子者凡死之遠

近以脈之如線者多少為度如無赤脈下貫瞳子者其病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註馬客者感也首節論邪之所

註馬感故名篇末節八虛義同

黃帝問於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氣使然

論其正氣焉

註馬此篇論衛氣行于形身之外內宗氣行于經脈之外內行于脈內者循榮氣而行行于脈外者隨衛氣

而轉外內自相逆順而行者也○徐振公曰此章假邪客以明衛氣宗氣之行故篇名邪客而經文皆

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榮

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於脾胃氣之慄疾而先

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

客於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

應呼吸

行於陽

夜行於

陰者與

皮膚之

榮氣相

將而行

於形身

之內外

出于咽

喉以貫

心脈者

從手太

陰而貫

於脈中

與動輸

篇合參

厥陰者

藏府之

厥氣

統者木

統者木

虛故目不瞑

此節與本經五味篇論三焦之義相同

註

此論宗氣同榮氣行于脈中。以應呼吸。漏下。衛氣行于脈外。晝行于陽。夜行于陰。皮膚經脈之血氣交

入。此宗氣隨肺氣行于皮膚。呼吸則氣出。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開。吸則氣入。而八萬四千毛竅皆閉。此章論

宗氣貫心脈而行。呼吸心脈者。手心主包絡之脈。包絡主脈是從心脈而行。于十六經脈之中。呼吸定是

行于脈外。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八百十丈。以終五十營之一周。是宗氣營氣皆半行于脈中。而定是

起。行于陰則目瞑。而臥如厥逆之氣客于五臟六府。則衛氣獨衛于外。行于陽不得入于陰。故目不瞑。愚

按衛氣不得入于陰。則目不瞑之論。多有重見。然各有意存。學者宜體析明白。○徐振公曰。大惑篇云。衛

氣不得入于陰。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此章陷字疑誤。

註此伯高言人之目不瞑者。以其陽氣獨行于外。而內之陰氣亦虛也。夫邪之感于人身。令人目不得瞑

或不眠。而出于外者。正以五穀入胃。下者為糟粕之隧。中焦為津液之隧。上焦為宗氣之隧。故宗氣積

于胸中者。即上焦也。出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總為一息。則脈行

六寸。凡人一日一夜計有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脈行八百一十丈。其榮氣出中焦之氣。降于下焦而生。此

陰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支。內隨宗氣。以行于五臟六府。經脈之中。而百刻之內。其

脈數與刻數相應也。衛氣者。由下焦之氣。以升于中。上二焦而生。此陽氣也。但衛氣慄悍滑疾。不隨宗氣以

行。而先行于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行于陽。經夜行于陰。經然晝行于陽。經之時。如行足太陽

經已畢。則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于陽。經行足陽經已畢。則亦必入于足少陰腎經。而又出行于

陽經。諸陽皆然。正以陽迅而陰氣弱。故必一入而即出也。所謂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于五臟六府者。如

▲大義見衛氣行篇。今邪氣厥逆。客于五臟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不得內入于陰。惟其不得內入于

陰。則外之陽氣盛。而陽蹻之脈不得入于陰。致內之營氣虛。而陰蹻之脈不得通于陽。陽盛而陰虛。此目之所以不瞑也。

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瀉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以

通。其臥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雍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

已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為一升半。去

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為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註統者木

陽明主秋金而
居中土
腎爲癸
水祖名
甘瀾水
主治奔
脈

張此論調足少陰陽明之氣以通衛氣之行于內蓋衛氣之行于陰從手足陽明下行至足而交于足少陰從足少陰而注于五藏六府故當調此二經之氣焉補不足者補衛氣之不足滿有餘者瀉厥氣之

有餘調虛寔者調外內之虛寔以通其道而去其厥逆之邪半夏色白形圓味甘而辛陽明之品也月令五月半夏生感一陰之氣而生者也胃屬戊土腎藏天癸飲以半夏湯一劑者故一陰之氣上交于胃

戊癸合而化大火土之氣則外內之陰陽已通其卦立至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得和者也夫腎爲水藏而爲生氣之原氣行則水渙胃乃燠熱之府而主中土欲得陰陽以合化而不欲寒水之上乘

故用流水千里以外者所謂勞水也再揚之萬遍則水性無力不能助寒水上行矣八乃金之成數五乃王之生數陽明主秋金而胃居中土故用八升五升者助陽明之胃氣也葦乃水草故以葦蘆者助水中

之生氣也米乃土穀而秋成置秫米一升者助胃氣也上古以腹中和小便利爲知葦蘆則汗出而已者正氣和而厥氣散衛氣得從其道而出入矣○徐振公曰厥陰者藏府之逆氣也氣本於足少陽腎而

生于是足陽明胃故調此二經之氣而逆氣自解矣曰陰陽已通陰陽相得而和也

注此言治目不瞑而不得卧者有調其虛寔之刺法飲以湯劑之方法也陽臨獨盛於外則衛氣有餘也

不得入于陰而陰虛營氣不足也當補其不足而瀉其有餘蓋不足爲虛有餘爲寔所以調其虛寔以

通內外往來之道耳然又飲以半夏湯一劑則陰陽已通其卦立至其方以流水來自千里外者八升即

今之三升餘也揚之萬遍濾其清者五升煮之即今之二升餘也炊以葦蘆及火沸之時又置秫米一升

即今之四合餘也治半夏五合即今之二合餘也徐徐炊之令竭之一升半即今之六合餘也去其滓飲

汁一小杯一日之內服之者三次稍有所益自有所覺則漸可瞑矣凡病新發者覆杯則卧汗出則已病

久者飲三

次而已耳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

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

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

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

有深谷人有腘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蕒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

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腠

張氏論人之形身四體藏府陰陽應天地之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與天地參也衛氣晝行于陽夜行于陰應天道之遠地一周而終三百六十五度日月五星隨天道之環轉風雨雷電從天氣以施行于

山川泉谷上天之無不覆，蟠林木草莫感天氣而生長。衛氣日行于陽上，至頭目口齒，下至足脛膝腠，四旁之四肢肢節，腠肉皮毛，夜行于陰內，循五藏六府，熏于募筋，充于胸腹。人之身形藏府，應六氣之升降，五運之出入，衛氣之行，應天地之繞地環轉，而復通貫于地中。故曰：地有泉水，人有衛氣。是衛氣非獨行于形身之外，內而復貫通于經脈之外，內者也。○徐振公曰：地有草，人有毫毛。女子月事，以時下者，澹滲皮毛之血也。男子衛任不盛，宗筋不成，則鬚不生。是以四時之草不生，以應人之興于仇汝。霖曰：上古有萸草，一莖三十葉，如月小則落二十九葉，蓋以應女子之月事，以時下。

此伯高備言人與天地相應也女子不足二節缺莖垂與二罩也以抱人形故耳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

馬至而止。馬至而徐。馬至而疾。馬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叙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

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之。

張氏問用鍼之理而兼問血氣之行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有出入至止離別之處焉皮腠者脈外之氣分也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謂血氣之行于經脈外內有至止出入之處而內鍼之理

何以爲之至止疾徐也六府之輸于身者即手足三陽之本標別離之處者別經絡而出於氣街之處也夫皮膚爲陽經脈爲陰離而入陰者脈外之氣血離皮膚而入于經脈也別而入陽者脈內之氣血別經

所以用鍼也。○仇汝霖曰：此因鍼道以明血氣之運行出入。蓋鍼道與血氣之流行，皆合天地之大道。而入于皮膚也。此何道從行？願聞盡其方。伯言帝之所問，乃陰陽血氣之流行。知血氣之外內，則知

此帝備問用鉞之義及經脈出入離合之處也。鉞有所持之法。所內之理。或縱鉞而不必持。或捨鉞而不復用。扞人之皮以開其腠理。此皆法之所當知也。具經脈有屈折出入之處。何所至而出。鉞何所至。

而止鐵何所至而用鐵則徐何所至而用鐵則疾何所至而入鐵且六府之運於人身者有別有離何者離陽而入于陰何者別陰而入于陽此必有脈道以為之行也故備問之

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于本節之下。內屈。與陰

諸絡會於魚際。數脈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于大筋之下。內

通篇論

形單提
舒氣二

字謂衛

氣之出

入于有

市升也
叶訥

舍音捨

馬音煙

屈叶曲

數上聲

屈。上行。肱。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張此分論脈外之宗氣循手太陰之經順行而逆數也。夫宗氣之行于脈外者從肺氣而出故其氣滑利。伏行于壅骨之下外屈出于寸口而行外屈上于本節之下留以澹滲皮毛手太陰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內屈與諸陰絡會于魚際數脈并注上至于肘內廉入于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肱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太陰之脈從指非而走肺脈外之宗氣從肱腋以上魚此順行逆數之屈指也。

張此伯言手太陰經之脈有曲折出入順逆之數也。手太陰肺經之脈出于大指之端少商穴內屈之以循白肉之際蓋白肉屬陰經赤肉屬陽經陰陽之經以赤白肉際為界也。至本指節後有太淵穴大凡脈會太淵而留止于此澹滲諸經從外而曲上于本節之下又從內而曲與陰經諸絡會于魚際但數經之脈并注于此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即掌後高骨也。又外注少曲出于寸口之太淵穴而行故曰脈會太淵也。上從經渠列缺孔最又至肘內之俠白穴入于大筋之上從內少曲上行肱之陰廉入腋下之雲門天府又內曲而走于肺此則從外而走內者為逆若自雲門中府以出少商則自內而出外者為順此乃順行逆數之屈折也。

心主之脈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于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中內絡于心肺。

張此分論行于脈中之宗氣從心主之脈營行于十二經脈之中以應呼吸漏下其脈外之宗氣亦隨本經而屈折于皮膚之間蓋宗氣之出于肺而行于皮膚者散于十二經脈之外各從本經而為逆順之行故行于心主之脈外者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肘臂二寸外屈而澹滲于皮膚心主之脈出于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出至肘外廉入于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中內絡于心肺此亦順行而逆數也。夫脈外之氣血各隨本經以分界畔故行于脈中者隨脈而屈折于脈內行于脈外者亦隨本經而屈折于脈外也。以上二節論宗氣之留于胸中上出于肺行于十二經脈之中以應呼吸漏下外內之相應也。

張此伯言心主之脈有屈折出入順逆之數也。心主之脈即手厥陰心包絡之脈也。手少陰心經本為君主之官而以此包絡為心主者正以其脈之所行悉代君主而遂謂之心主之脈也。▲大義見下文。其脈行於中指之端中衝穴從內少曲循中指之內廉以上留于掌中之勞宮穴伏行于兩骨之間外曲而行出於兩筋之間正骨肉之際大陵穴之所在也。其氣滑利上于二寸之內關穴又外屈出行兩筋之

本輸篇
日心出
于中衝
溜于勞
官注于
大陵行
于間使
入于曲
澤為合
手少陰
也

上篇論
手太陰
主氣手
心主主
脈此申
明十二
經脈各
分皮部
各有氣
血各隨
經脈外
內屈折
而行故
曰其餘

間上至肘之內廉曲澤穴入于小筋之下留于兩骨之會上入于胸之天泉天池而內絡于心肺兩經此乃心主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大義見前本輸篇第三節

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客也客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于心者皆在于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

脈也故獨無腧焉

張此申明明宗氣貫心脈而行呼吸之因蓋血脈者心所主也包絡代行其血氣者君主無為而神明內藏包絡之相代君行其令也精神內藏其藏堅固故邪弗能傷心傷則死矣少陰心脈也包絡者心主之脈也獨無腧焉包絡代腧其血氣也

此承上文而明手少陰心經不必有治病之腧也輸者穴也前本輸篇止言心出于中衝云云而不言心經者豈心經獨無治病之腧乎非謂心經無輸穴也伯言少陰者心之脈也心為五藏六府之大主乃所以藏神者故為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而邪弗能客若邪客之則心傷而神去心至於死矣故凡諸邪之在心者皆不在于心而在于心之包絡此包絡者遂得以同于心主之脈而即以心主稱之也故治病者亦治心包絡之穴而已獨不取于心之輸者有以哉

黃帝曰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于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輸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瀉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

張此承上文復申明少陰之無輸者謂精神內藏不為各經轉輸其血氣而少陰之經脈亦從外而循于內也故外感于邪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神門穴蓋病在外經而藏不病也其餘手足十二經脈之出入屈折行之疾徐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蓋言十二經脈相同非少陰之獨無腧也故取少陰之本腧也皆因其正氣之虛實以取之而不因於邪也因心氣之盛而瀉之瀉者瀉其心氣之衰者補之蓋精神內藏藏真堅固邪在外經而不傷于內故止因正氣之盛虛而補瀉其腧也八正神明論曰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蓋心為陽中之太陽而上應于目如衰而補之以待日之方中衝而瀉之以待日之將晏此承上文而明心經之病在外經而不在內臟所以止取神門之穴而餘病則取包絡而已夫諸邪之在心者蓋治心之包絡則少陰心經獨不病乎伯言心經之病在于外經凡經脈之行于外者偶病耳

脈出入
屈折皆
如手少
陰心主
之脈行
此句申
明前節
之義
若因于
邪止取
外經之
神門因
正氣之
盛虛然
後補寫
其論

其心之內藏則不容病者也。故外經有病，獨取其掌後銳骨之端，神門穴耳。其餘脈之出入曲折所行之
徐疾，皆于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行也。故本經本論篇謂治手少陰者，即治心包絡經，皆調其氣之虛實疾
徐以取之。是謂因邪氣所衝而瀉之，真氣衰而補之。
如是者，則邪去而真固有以循天道四時之序矣。

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澹，其脈滑而盛者，病
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瀉者，為痛痺。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已衰者，其病亦
去矣。持其尺，察其內之堅脆，大小滑澹，寒溫燥濕，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脈，察其色，以
知其寒熱痛痺。

張此論審別病氣，在于皮膚經脈之外，內有出入盛衰之別也。本末者，十二經脈之本標，血氣之流行出
入者也。皮膚之寒熱，病氣在于皮膚也。脈之盛衰滑澹，病氣在于經脈也。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于經
脈之中，虛而細者，病外持于脈外也。夫在外者，皮膚為陽，筋骨為陰，脈大以瀉者，為寒熱痛痺也。如左右
之陰陽如一者，病難治，謂皮膚筋骨之淺深皆病也。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于血脈之中，其勢已衰者，其
病氣隨經脈之血氣，出于氣街而亦去矣。邪氣藏府篇曰：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澹者，尺之皮膚亦澹。
故持其尺，察其尺膚之堅脆，大小滑澹，以知皮膚分肉之寒熱燥濕也。五藏之血色見于目，因視目之五
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蓋病在藏者，半死半生也。視其血絡，察其皮毛，以知痛痺之寒熱也。皮部論曰：凡
十二經脈絡者，皮之部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多，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此篇論榮
衛宗氣，榮行出入于經脈之外，內故持鍼縱舍亦當
察病氣之在于皮膚，在于經脈，或在內之五藏也。

張此帝問持鍼縱舍之法，而伯先以視病之法言之也。第四節，帝以持鍼之數，納鍼之法，縱舍之意，問之
而伯尚未言，故此以持鍼縱舍為問。伯言必先明知手足十二經脈之本末，其各經何起何止也。皮膚
之寒熱，各經之分肉，孰寒而孰熱也。及人迎氣口之脈，盛衰滑澹，其脈之滑而盛者，病當日進，脈之虛而
小者，病久以持。若大而帶澹，當為痛痺。如人迎氣口如一，則脈為關格，病當難治。大義見四時氣禁服
終始等篇。胸腹為本，四肢為末。凡本末尚熱者，其病尚在，凡本末之熱已衰者，其病亦去，不惟是也。又
必持其尺，部以察其肉之堅脆，脈之大小滑澹，體之寒溫燥濕，即本經論疾診尺篇所謂獨調其尺以言
其病也。又以脈為五藏六府之精。此語見本經大惑論。視其目之五色，以知其五藏而決其死生。又
視其血脈之陷下與否，及經脈之五色，以知其寒熱痛痺。大義見本經經脈篇。斯可以行持鍼之舍
之法矣。